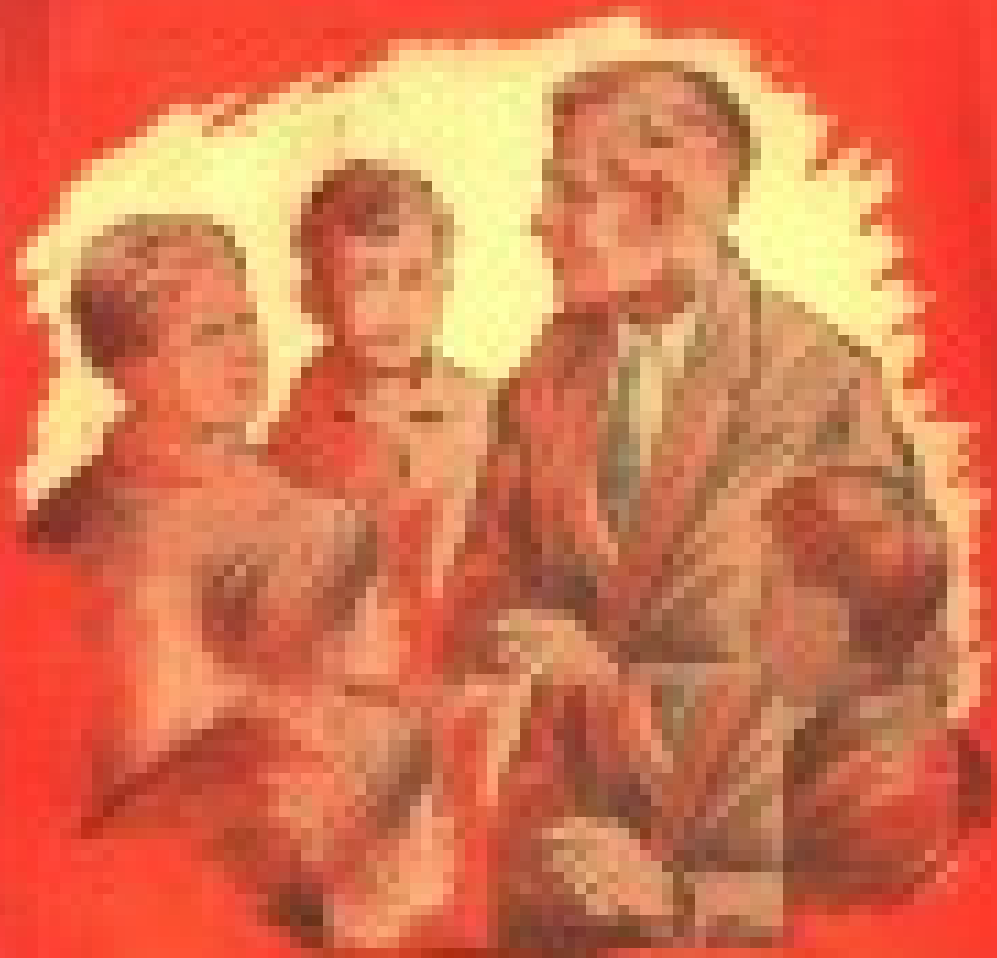




紅色學生團

[羅馬尼亞] 阿·瓦依達 著

少年兒童出版社



紅色學生團

1927—1937 中國革命時期

中國共產黨中央文獻出版社

〔羅馬尼亞〕 阿·瓦依達

紅色學生團

張世廉譯

內 容 提 要

本書描寫的，是一九三四年時，羅馬尼亞一個初級中學的大部分學生向反動的校長等鬥爭的故事。這個中學的校長和一部分教師都是包庇富家子弟、欺侮窮苦的勞動人民的子弟的。該校的紅色學生團（羅馬尼亞解放前進步的少年組織，由共產黨和共青團領導）團結了一些同學，爲了評分和加學費兩件事，向校長等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在鬥爭過程中，他們獲得了黨的幫助，獲得了其他學校的學生和工廠工人的支援。反動的校長雖然和警察局長有勾結，逮捕進步學生，並且利用反動的少年組織榮譽團來毒打進步學生（有一個猶太學生因傷重致死），可是在各方面的壓力下，終於不得不屈服。初級中學的學生在有組織有領導的這場鬥爭中，取得了勝利。

A. G. Vaida

DER ROTE SCHÜLER

Jugendverlag, Bukarest, 1951

紅 色 學 生 團

阿·瓦依達著

張世康譯 叶逢植校訂

*

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3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4號

上海華文印刷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譯0139（初中）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4 3/7 字數 89000

1955年11月第1版

1956年11月第3次印刷

印數 25221—28320 定價 (3) 0.26 元

重 要 人 物 表

馬太依 姓昂格來斯古，紅色學生團團員，共青團候補團員

賽凡爾 紅色學生團校委會委員，費魯爾工廠工人喬治的兒子

喬治 賽凡爾的爸爸，共產黨員

葉昂 姓吉丹斯古，費魯爾工廠廠長的兒子

吉丹斯古 律師，費魯爾工廠廠長，同時是該廠的董事

奈格來亞 神甫的兒子

瑪麗亞 賽凡爾的媽媽

斯湯古 紅色學生團校委會委員

佛龍采 泥水工人的兒子

斯多依昂 貧農的兒子

魯賓 猶太人，裁縫的兒子

魯賓 前人的父親

馬林內斯古 地理教師

康斯坦丁內斯古 費魯爾工廠工人

康斯坦丁內斯古 紅色學生團校委會委員，共青團員，前人的兒子

斯丹芬內斯古 泥水工人的兒子，和佛龍采是表兄弟

裘生松 珠寶商的兒子

波丹茲 教師兼三年級班主任

斯多恩內斯古 自然教師

杜多 四年級好學生

斯多艾斯古 紅色學生團校委會書記

(這本小說裏的故事於一九三四年發生在解放前的羅馬尼亞。)

目 錄

人物表

賽凡爾的爸爸	1
討論	7
賽凡爾找新朋友	13
真正的友誼	19
會議	22
旅伴	30
老師，您爲什麼把他攆走？	35
打架	42
第一張傳單	48
瑪麗亞	52
胆小鬼	58
你們已經是，而且現在仍然是被開除了的！	64
茶話會	71
警察局長	82
罷工	86
馬太依被捕了	92
廠長先生有請	98
魯賓死了	103
老裁縫	108
陽光普照着的國家	114

賽凡爾的爸爸

雖然馬太依不久前才滿十五歲，可是他今天却感覺到自己已經是個大人了，這是從來沒有過的感覺。他要把一隻裝滿文件的公事皮包帶給一位黨員，現在這沉甸甸的東西拿在他手裏似乎一點分量也沒有。他感到莫大的驕傲。因為他懷抱了多時的理想終於實現了：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同志們已經把第一個任務交給他了！

他一边走，一邊提心吊膽地四下裏望着，看有沒有人在跟踪他。沒有人。他想起了快要接受這批文件的那個人。他竭力想像着那人的外表：年輕的呢，還是年老的？對了！年老的！他突然這樣下了個判斷。一定是個年紀比較大的人。馬太依就這樣順着思路推想下去。

馬太依還不是正式的共青團員。在今年（1934年）春天他才被接受為一個候補團員。不過他當紅色學生團團員却有一年多了。紅色學生團是一個革命的學生組織。共青團的同志們很重視馬太依的工作，同學們也都認為他是一個最懂事的學生。

在這個摩爾達維亞〔註〕的小城市裏，知道有這樣一個革命的學生組織的學生並不多。馬太依和他的同志們想盡辦法，要在馬巴中學裏盡量

〔註〕 摩爾達維亞是羅馬尼亞的一個省區。

爭取同學們參加到這個組織裏來。

最近馬太依和他的同學賽凡爾搞得更好了。賽凡爾是費魯爾工廠一個工人的兒子。在他剛入紅色學生團的時候，同志們對他相當冷淡，可是馬太依十分信任他，後來看到他一天比一天更忠實地完成了任務，馬太依心裏有說不出的高興。他甚至於打算把賽凡爾培養一下，使他在今年秋天也能當個共青團候補團員。

馬太依加快了脚步。他已經走近那個指定碰頭的地點。他再一次向四周仔細瞧了一下。沒有人。他就很放心地在牆角處拐了個彎。他走到目的地了。在對過那條人行道上，有一個人正在不慌不忙地走過來。那人胳膊下夾了一份環球日報，左手拿着一個紙袋，時常從紙袋裏取出一個櫻桃來。這正好符合預先約定的標記。馬太依穿過馬路，向他走去。那人就很自然地走攏來，一邊還假裝出沒有瞧見馬太依的樣子。

這時候孩子突然站住了。他幾乎不能相信他自己的眼睛。原來等着他的那個人就是賽凡爾的爸爸！他倆原是熟識的。他到賽凡爾家裏去的時候，曾經跟這位先生見過幾次面。忽然有一種想頭在他腦海裏閃現了一下：要是這位喬治先生只是偶然走過這裏，應該和我碰頭的並不是他，那怎麼辦呢？不，不可能！他搖搖頭：準沒有錯。

賽凡爾的爸爸走近他跟前，吃了一驚：

“馬太依，你在這裏找什麼呀？帶了這麼一個沉甸甸的公事皮包，打算上哪兒去？”

馬太依非常自然地向他行了一個禮。

“您好，喬治先生。我正在找路得朗大街。麻煩您，請告訴我，上那條大街去，該怎麼走？”



這時輪到賽凡爾的爸爸遲疑起來了。他沒料想到，在這裏碰頭的人竟然會是馬太依。他本該事先打聽清楚，送公文的是怎樣一個人，可是他也沒問，別人也沒對他詳細說明。他掩藏着他的驚訝，回答了一句：

“穿過泰伍都大街就是。”

馬太依小心翼翼地四下裏瞧了瞧，接着就從皮包裏抽出那個小包裏來，遞給了喬治，一邊輕輕地說：

“我走了。”

“再見！我說，”喬治心裏很滿意，想對他說一句親切的話，“我說，馬太依，賽凡爾能有像你這樣的朋友，真使我高興……”

馬太依不再耽擱了，他扭轉身子，急忙拐進鄰近的一條小街裏，馬上就不見了。

喬治在原地方站了一忽兒，看着他走開去。

“真是個好孩子，這一點年紀就……”

於是他想起了賽凡爾：要是他也能當上共青團員，那該多美……這麼一來，他就能更早地參加到革命運動中來了……

雖然馬太依肚子很餓，他仍沒有順着近路走回家去，却急急忙忙去找賽凡爾。因為關於星期日遠足的事，他還得給他一些指示。他們需要些詩歌朗誦的節目。

“哼，”馬太依心裏想着，“這樣說來，賽凡爾的爸爸是參加了革命運動的，可能也是一個黨員。呸，等我也走上這一步，那還得好幾年哩。”他稍微笑了笑。“馬太依啊，在這段時間裏你還得好好努力，爭取做個正式的共青團員。”

他看見他的朋友正在吃飯。

賽凡爾正想站起來迎接他，被他媽媽嚴厲地喊住了：

“坐着吃飯！馬太依可以等你吃完了再跟你說話。我可不能整天拿着飯菜跟在你背後來回跑啊！”

馬太依悄悄地站在門角裏，恨不得把自己的身體縮小些。這時賽凡爾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把飯菜三口當兩口地吞了下去，想儘快吃完，就可以站起身來走開。

賽凡爾的媽媽不太像他的爸爸。真可惜……

賽凡爾終於吃完了那頓午飯，兩個小朋友就向屋後那個院子裏走去。

“有什麼事嗎？快點說！”賽凡爾問他。

“還能有別的事嗎？關於這次遠足的組織，我把一件相當重要的事忘了。我們這個組織裏應該有兩三個同志擔任詩歌朗誦。可是得要……要能使聽衆感動……你想想辦法吧……”

“羅斯古勒和伏伊內亞也要來參加的。我想他倆擔任這個節目是最合適的了。”

“沒錯，好吧，不過你得注意，要他們在星期天以前好好唸熟呢。”

“不，我想他們可以不用再學了。羅斯古勒肚子裏有好些美麗的詩歌，他能背得滾瓜爛熟，而且其中有不少還是蘇聯作品呢。伏伊內亞也知道好幾首……”

這時馬太依心裏已不再惦記遠足的事了。要不要告訴賽凡爾，他爸爸是個……他忽然打斷了賽凡爾滔滔不絕的話，問了一句：

“你爸爸在哪裏，賽凡爾？”

賽凡爾聽到這話，不由得一楞，接着就回答：

“他有事……不知他究竟在哪裏，今天也沒回來吃飯——你幹嗎問我這句話？”

“不過隨便問一聲罷了——你知道嗎，賽凡爾，你爸爸是一個十分了不起的人。可能也是一個黨員——你說是不是？”

賽凡爾沒有馬上回答他。他從來沒有向自己提出過這樣一個問題：究竟他爸爸是不是也參加了革命運動。況且他自己也是最近才加入紅色學生團的。

“這個我怎麼知道呢？爸爸是一個好人，一個再好不過的人。不過我不相信他會是個黨員……”

“你可知道……”

馬太依差點兒就要向賽凡爾洩露秘密了：他把黨裏的文件交給了賽凡爾的爸爸，他今天接受了共青團交給他的第一個任務，他快要成為共青團的正式團員，喬治曾經誇獎過他……然而他終究還沉得住氣，就不慌不忙地接下去說：

“噢……有人對我說，他是一個黨員……”

賽凡爾的臉上閃着得意的光彩。

“我現在明白了。怪不得爸爸老向我打聽，我跟你們這些同志討論些什麼。也許就因為這個，他給了我幾本書看……”

噯，該死，我說得太多了吧？馬太依肚子裏盤算着。不，我想還沒有。賽凡爾終究是我們自己人。他遲早也會知道的……

這時他的肚子已餓得咕咕叫了。他走開以前，再一次提醒賽凡爾：

“請你千萬別把朗誦的事忘了！你當然也知道，小朋友們聽到詩歌

時，都是興高采烈的。”

“你放心！我馬上就去找羅斯古勒……”

討 論

星期六那天，班上的同學情緒非常激昂。雖然下課鈴早就打過了，可是並沒一個孩子離開教室。他們手裏拿着作文本，你喊一句我叫一聲，鬧得很厲害。

有一個同學擠到賽凡爾跟前，說：

“你瞧，賽凡爾，你瞧那個評分！這還說得上公道嗎？你見過葉昂的文章沒有？幾乎什麼也沒寫。聽見了沒有？幾乎什麼也沒寫。你想他拿了幾分？七分〔註〕！我不過犯了幾個無關緊要的小錯誤，老師就都給劃上了兩道紅槓，給了我五分！”

“別着急，普來達，別着急！你還不明白嗎？你的爸爸是什麼人？他不過是葉昂爸爸的那個工廠裏的一個窮職員罷了！對不對？那末爲什麼你拿了這分數還不滿意呢？你怎麼可以跟廠主的兒子來比？！”

普來達覺得好像眼淚就要流出來了，可是他沒有哭。他小心地走向他的座位，坐了下來。在極度的騷擾裏，教室裏就只有他一個人抬着頭，眼淚汪汪的，一聲也不響。

賽凡爾走到馬太依跟前，把他拉到一旁，問道：

“明天還要去遠足嗎？現在出了這件氣人的事，我看我們班上的同學誰也不會去參加了。”

〔註〕 那時羅馬尼亞的學校裏評分採用十級分制。

“不，賽凡爾，遠足還是要照常舉行的。那時候，我們也可以討論一下這次作業的評分。我們要在那些始終信仰數學老師的同學面前揭露他的醜惡嘴臉。”

在上最後一堂課前，賽凡爾向所有報名參加遠足的同學接了一次頭，再一次提醒他們集合的地點。

自從他加入紅色學生團那天起，賽凡爾這個學生比過去好多了。他的操行已有很大的進步。這一點，他的父母也覺得很奇怪。他變得更規矩更小心了。同學們所愛好的惡作劇已不能再引起他的興趣，連他過去喜歡的遊戲，他也不再參加了。他現在很注意地聽他爸爸的話，有時候甚至請求他爸爸給他出主意。

對他還不滿意的就只有班主任一個人。

賽凡爾一方面改去了他的舊習慣，一方面也變更了他交朋友的對象。他現在靠攏的是馬太依和其他志同道合的朋友。他跟廠主吉丹斯古的兒子葉昂和神甫的兒子奈格來亞都疏遠了。在班上他不願再跟這兩個人談話，倒寧可跟他倆尋相罵。他在他倆面前所表現的大胆使班主任十分驚訝。

班主任認識賽凡爾的媽媽瑪麗亞，她每月一次到他家裏去幫洗衣服、被單。有一天，班主任把她叫了去，對她說：

“講到學習，你的兒子很不錯，我沒有話說。最近他的學習成績甚至比過去更好了。不過有一點我不明白：他不打算跟那些體面的學生交朋友，却一天到晚跟班上那些最窮苦最淘氣的搞在一起。他侮辱其餘的同學，不顧一切地找機會跟他們吵架。哼，你的兒子竟敢這樣對待班上最

好的學生！他忽然想到了什麼呢？他安的是什麼心呀？這是你做娘的給他的教養嗎？”

賽凡爾的媽媽慌慌張張地回到家裏，就開始注意起孩子的一舉一動來。她對她丈夫仍然什麼也不說，怕他聽到了會生氣。他這幾天本來就心事重重的，很不高興。他做工的那個廠子裏聽說又要解雇工人了。他担心着自己可能也被攆走。他這人一向太冒失了。廠長早在注意他哩。

瑪麗亞對她兒子抱着極大的希望。他的爸爸希望他將來也能像自己一樣，當個鉗工。可是她却堅決反對兒子也進工廠去幹活……況且要他去當學徒，年紀也嫌太小。她夢想着，賽凡爾將來能當醫生，或是當工程師。她想，只要他進大學學習，前途總是有保障的。他將來不用再像他爸爸那樣，時時刻刻提心吊胆，生怕廠方會把他開除。他是永遠不會遭到失業的威脅的。她往往自言自語地說：“不，不幹這一行！將來他結婚以後，他老婆也不用去給別人洗衣服什麼的。”

有一天晚上，瑪麗亞怒氣冲冲地責怪喬治說：

“我的丈夫啊，我說你的眼睛到底生在什麼地方呀？在我們孩子身上，你什麼也沒見到嗎？”

那男人驚訝地聳了聳肩膀。

“活見鬼，要我看什麼來？難道他臉上已經長了鬍鬚不成？老實對你說吧：他變得更聰明了，他現在不是小娃娃了，他一天比一天更明白做人的道理……”

“不，喬治，問題不在這裏。我們這孩子現在變了。變壞了——你知道班主任對我講了些什麼話？”

“他對你說了些什麼？……你說！”

瑪麗亞不作聲。

“你說呀！”喬治嚇得心裏蹦蹦跳。

這位太太覺得很不容易把她的思想表達出來。

“連我也不明白他講的究竟是怎麼回事。聽說賽凡爾跟他以前結交的那些好朋友都反臉了。他時常侮辱他們，找機會跟他們吵嘴。班主任十分生氣哩。”

“我真不明白，這也值得大驚小怪嗎？”喬治輕鬆地笑了笑。“這孩子原該跟那些地位相等的同學來往的。難道你以為，如果我有機會拜訪那位大商人大律師吉丹斯古〔註〕，我就該高興得手舞足蹈了？”

瑪麗亞還在嘮叨着，心裏始終憋得慌。喬治打算安慰她一下：

“算了，太太，別生氣啦。我明天跟他談一談，把事情徹底搞清楚。你呢，我勸你最好把你那些偉大的計劃打消吧，要知道光明的未來不屬於商人，也不屬於工廠主……”

第二天吃過午飯，喬治向賽凡爾使了個眼色：

“來，我的孩子，我們來談一談，把環境來稍稍改造一下……”

他倆走到院子裏，坐在洋槐樹底下的一塊草地上，十分愉快地呼吸着鮮花的香味。賽凡爾感到很高興。他不常有機會跟他爸爸談心。他巴不得整個星期守在他爸爸身邊。他十分愛慕他爸爸。他愛他爸爸，因為他在工廠裏担任繁重的工作，却從沒有叫過一聲苦，而且他說的話總是那麼熱情而中肯。他愛他，因為他從來不罵他媽媽，能够經常想辦法說

〔註〕 吉丹斯古是賽魯爾工廠的廠長，同時是一個律師，因為他是工廠的一個董事，當然也是廠主的一分子，所以這本書裏有時叫他做廠主。

